

中国民俗冒险文化小说

一部带您认识真实存在的水怪，追溯水怪源头、种族、习性的禁忌冒险小说

憋宝人

女真秘藏

传说这些个宝贝与那黄河古道里的“铁头龙王”，
新疆喀纳斯湖的“海皇兽”，四川的“走蛟”有关，
更要命的是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
且**报复心**极重。

有怪藏宝，就有人憋宝，这憋宝跟盗墓一样，也是一门手艺，
有规矩、有秘术、有分工，也拜祖师爷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达 著

敝宝人

女真秘藏

李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憋宝人：女真秘藏 / 李达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友谊
出版公司，2015.12

ISBN 978-7-5057-3634-4

I. ①憋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72377号

书名	憋宝人：女真秘藏
作者	李达 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毫米 16开 20印张 380千字
版次	2015年12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634-4
定价	36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目 录

- 引 子 罗刹鬼城 / 001
- 第一章 玄武人尸棺 / 010
- 第二章 乌苏里江水怪 / 034
- 第三章 它来了…… / 062
- 第四章 鬼藏人 / 087
- 第五章 乌苏里江捕捉水怪 / 120
- 第六章 鬼洞 / 151
- 第七章 鬼门关 / 185
- 第八章 通往地狱深处的巨大石门 / 217
- 第九章 整个山洞都是神秘祭坛的一部分 / 255
- 第十章 20年前那个白袍少年 / 287



引子 罗刹鬼城

先讲一件发生在老黄河滩上的怪事。

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山西临县城南四十八公里处，一个叫乌峡的小镇上。

乌峡镇地处吕梁山脉，挨着晋陕黄河大峡谷，打明朝起，就是贯穿南北的古航道，打南边运过来瓷器，从北方送过去胡麻，那河底下一层一层，掣的全是沉船。

那锈成烂渣的铜钱堆、碎了满地的瓷器、烂掉边的棺材、镇河的铁猴子、红毛僵尸、鬼脸河童，随便捞上来一个好东西，拿到西安满城的鬼市，就能吃半辈子。

那一年，正逢山西大旱，大半年没下过一滴雨，几丈深的老黄河见了底，河底裂开了一道大口子，黄河见底，正是“挖河”的好时候。

“挖河”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常见的词，其实就是召集当地村民拓深河道。黄河流经黄土高原，裹挟了大量泥沙，在下游沉淀下来，就把河床垫高了，容易决堤。所以在枯水季，就要组织当地村民挖河，把河底的淤泥清出来。

河南有句老话，叫作“开封城，城掣城，地下埋有几座城”，说的就是这个：开封整座古城就曾被黄河淹没过，还不止一次。

挖河很累，那沉重的淤泥、高高的河堤，肩挑人扛，一天下来，肩膀上一层皮都给磨秃了，又晒得头昏脑涨，谁都不愿意干。

所以，挖河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如果大家挖到什么好东西，可以不用上缴，自己偷偷揣着就好。

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们竟然从黄河底下挖出来了一个怪物！

那一天，乌峡镇一百多号人，顶着大太阳，在黄河滩里足足挖了三天，除了一些烂掉渣的破船，连一个铜子儿都没看到。

大家也泄了气，那镐头懒洋洋地抡下去，就听见“叮当”一声响，碰到了一个

大家伙。

掘开上面的淤泥，下面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，沿着石头边挖了挖，却发现那石头越来越大，简直像个大堡垒，而且修得很严实，连根钉子都打不进去。

老河工仔细琢磨了一下，怀疑这下面是一座古墓，而且还是一座水葬墓。

黄河里经常会有古墓，有的是黄河泛滥，从附近的土地里冲下来，埋在了黄河里，有的就是水葬的大墓。

这水葬就比较邪门了。

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墓里不能见水，水葬都是提前在大船上修好坟，严密封死，然后把大船开到大江大河里，凿沉了，这就是水葬。

水葬的人，大都见不得光，在地上不敢修坟立碑，只能在水底下偷偷摸摸地进行，防止死后被掘坟曝尸。据说明朝时富可敌国的沈万三，后来惹怒了朱元璋，就是偷偷水葬的。

所以敢水葬的，一定不缺钱，坟里有的是金银珠宝、美玉古董，只要挖开一座，那就发财喽！

这么一想，大家就来了劲儿，顶着毒太阳，在黄河滩上整整挖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将那东西从淤泥里给挖了出来。

那东西一挖出来，大家全都傻了眼，这东西根本不是啥古墓、沉船，那玩意儿身上顶着一个大壳子，上面布满了各种纹路，分明就是一头大王八！

都说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可是说归说，谁也没见过，这一次，大家可真是开了眼！

那大王八足足有一座房子那么大，而且还活着，它不管人在外面怎么折腾，自己把身体缩到了龟壳里，随便你们折腾，老子反正死都不出来！

这大王八一出来，大家全都傻了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这老黄河里的东西，又邪门，又可怕，大家在老黄河边上长大，啥怪事没见过？！——被铁汁封死的铜钟，被焊死的铜棺材，甚至还有长在河底的铁树。好多挖出来的东西，看都不敢看，赶紧再扔回黄河里，生怕黄河大王降灾，弄一个黄河泛滥或者一场瘟疫，那可就遭了大罪喽！

大家没了主意，就有人小声提议，要不要去找王大仙看看？

王大仙是村子里的风水大师。他早年出过家，在附近一座道观里当过几年道士，懂《易经》，能用蒲草算命，“文革”时，道观被砸了，他也被打断了一条腿，就靠偶尔偷偷给人看点儿风水，赚点儿小钱活命。

王大仙很快来了，他拄着拐，颤巍巍地走过来，沿着那大王八转了一圈，当时就扑腾一声，给它跪下了。

大家见他这样，心里早就凉了半截，想着这下子可完了，莫非是黄河大王降灾，要出什么大事？

但是不管大伙儿怎么问，那王大仙都是一句话不说，只是朝着老王八磕头，磕完头，他也不让人搀扶，硬是瘸着腿，一个人慢慢走开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村长没办法，赶紧汇报给了镇长，镇长又往上汇报。最后，从北京连夜打来了紧急电话，电话直接打到了镇上。

电话那头的人派头很大，并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而是直接对镇长下达了命令，让他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惜一切手段保护好那只巨龟”，并要求“县武装部立刻派人把守，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”，“如果遇到任何危险、任何困难，请马上给我打电话，我会立刻协调附近军区的人前来支援”。

镇长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，那边就挂上了电话。

镇长愣了愣，日娘捣老子地骂了一通，想着这驴日的也不说自己是哪个单位的，又没有公函、文件，让他怎么去找人？！

难不成他急火火地跑到人民武装部，就说北京来了一个电话，让他们派人去守一个大王八，那还不得被人笑掉牙？！

再说了，说破天，那不就是个王八嘛！还他娘的找县武装部、军区来守着，那些当兵的吃住花销谁管？！到头来，还不得落在老子头上！

这么想了想，他就横披着大衣出去了，又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，叫村长赶紧停止挖河，多派几个民兵，给那大王八羔子围住，对，还得给它浇点儿水，别给它渴死了。

村长怕出事，让民兵把守在村口，任何人不准放进来，还在巨龟外画上了一道线，自己村子的人要来看龟，只能站在线外面看，大家不能越界，又让人偶尔给它泼几盆水，别渴死了。

反正不管怎么折腾，那巨龟都把脑袋缩在了龟壳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这个诡异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
黄河干涸，大王八出世，大人们忙得一团糟，孩子们也趁机跑了出来，在黄河滩上撒欢疯玩。

在平时，他们可不准在黄河边上玩，黄河泥沙厚，水流急，人一不小心掉下去，很快就被泥沙裹住，沉到水底，连尸体都捞不上来。

现在，黄河也干了，孩子们愿意玩，就去玩吧。

孩子们先去看了巨龟，那巨龟一动也不动，很快就觉得没意思，就顺着黄河滩往下游走。结果去了没多久，就有孩子哭着跑了回来，说有人掉进了黄河里。

大伙儿慌了，仔细一问，才知道他们顺着黄河滩去了下游，那里水大，他们想去捉鱼，结果去了那儿，发现黄河水有些古怪，浑黄的河水中竟然夹了一缕缕暗红色的鲜血。

大家看着好奇，就跟着血水走，发现血水是从一个山洞里流出来的。

当时一个叫憨娃的孩子好奇，就下水钻进了山洞里，孩子们左等右等，看不见他出来，就赶紧跑回来报信了。

这孩子失踪了，那还了得，大家赶紧一面给孩子家长报信，一面赶紧组织人去山洞救人。

大家风风火火地赶到大峡谷，按照孩子的指点，迅速潜入了那个山洞，却发现山洞里腥臭无比，石壁上全是滑溜溜的黏液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们赶紧让人弄了支火把和几杆枪，继续往里走。山洞很深，里面很开阔，到处散落着巨大的动物骨架，有牛骨架、羊骨架、猪骨架，还有一些辨认不出来的大型动物骨架。

大家才明白，难怪这些年里村子里老是丢牲口，原来都被拖到了这里！

大家也有些害怕，这山洞看起来像是个巨大的动物洞穴，吃的还都是大牲口，那它能有多大？

害怕归害怕，孩子丢了，还是村长的孩子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，好歹走到了尽头，就发现最里面堆起了一层层的大木头，有十几米高，摞成了一个巨大的巢穴。

巢穴上像是糊了层厚厚的胶水，摸上去滑溜溜、亮晶晶的，坚硬无比，腥臭无比，像是腐烂的鱼虾。

看着这个巨大的巢穴，大家腿脚都发软了，就觉得冷气嗖嗖往脑门子上蹿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周围阴风阵阵，谁也不敢往前迈一步。

最后，大家只好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抓阄选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搭了人墙，让他上去用火把照照巢穴里。那人拼了性命往里看了一眼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好半天才带着哭腔说：“是空的，空的！”

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，赶紧从洞穴里往外跑，生怕跑慢了一步，那怪物就会回来，生吞了他们。

好不容易赶回去，他们就发现，原本空荡荡的黄河滩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突然多了一个少年。

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穿着一件老式的对襟白袍子，坐在黄河滩上，正对着那头巨龟说话。

大家看到这个孩子，非常惊讶，要知道，这里藏着巨龟，村长早就派民兵将村

口封锁了，再加上那个年代，村子跟村子基本上戒严，不准外人进入，他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

少年年纪不大，脸上却有一种不像这个年龄的成熟，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自信。

他看见那几个民兵出来，就站起来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是来救人的，请给我准备一把香、一盆清水。”

大家更加吃惊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搞不懂这少年是什么意思。

那个少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没有时间了。孩子再不上来，它就要出来了。”

别人没有听明白，那几个进洞的民兵却听明白了，他们让大家不要废话，赶紧准备香和清水，放在黄河边上。

村长匆匆赶来，那失踪的孩子是他的独子憨娃，后面那个哭哭啼啼的，是他的婆姨。

村长急得一脸油汗，脱了身上的褂子，又横披上，使劲咳嗽了一声，问其他人，也是问那个少年：“憨娃……在哪儿呢？”

少年指了指黄河：“他在沉船底下。”

几个民兵才松了一口气，想着孩子既然不在怪物巢穴里，那就没事了。

同时，他们又捏了一把汗，这孩子已经掉到水里那么久，还有命吗？

而且，这里自古是贯穿南北的水道，几百年来，下面沉了不知道多少船，水位降低时，就能在浑浊的水下，依稀看到一些长满了绿毛的沉船。

在某些河道，沉船一层摞着一层，甚至能摞三五层，这孩子要是在沉船底下，那可就没办法救了。

少年解释，那个孩子并不在水里，是被卡在了大船和山洞的夹缝中，有氧气，还活着。

说完，他衣服都没脱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，潜入水下，只留下一串串的气泡。

大伙儿死死盯着黄河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才发现原本浑浊的黄河水，变成了暗红色，像是灌进了血水，那血水丝丝缕缕的，从峡谷深处流了出来，真像是黄河在流血。

大家都是老黄河人，从小听着黄河的奇闻怪事长大，这黄河流血，可是出了名的凶兆。

据说老蒋当年为了阻挡日本人，炸开了花园口大坝，那黄河里流的就是血水，等大水过去，那干涸的地面全是紫红色的，像血豆腐一样。

好在没几分钟，少年就冒出头来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走上了河岸。

大家赶紧奔过去帮忙，少年却摇摇头，让大家退后，千万别出声，然后把孩子平放在地上，让孩子左脸歪到一边，迅速点着了一炷香，插在旁边的沙地上。

香气袅袅，冒出了一缕缕的白烟，这时候并没有风，大家却看到，那白烟竟然不偏不倚，全都朝着憋娃的鼻孔钻了进去，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烟。

大家哪里见过这种诡异的场面，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那婆姨吓得更是捂住嘴巴，连吭都不敢吭一声。

少年等他吸足了烟，手一抖，从袖子里滑出来了一把金黄色的刀子，落在他的手掌上，他用刀子割破手指，鲜血滴滴答答流到了地上那盆清水中。

最后，他从怀里掏出一截小胳膊粗细的竹筒，将竹筒对准了憋娃的鼻孔处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左脸。

随着他的动作，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那孩子的鼻子翕动了几下，接着变成了黑色。

这鼻子怎么会变成黑色？

大家在河滩上站得久了，被太阳晒得头昏脑涨的，觉得是不是自己眼花了，再仔细看看，那黑色越来越深，竟然变成了一条摇头摆尾的小蛇，从鼻孔里钻了出来。

原来，那鼻子并没有变成黑色，而是从里面钻出来了一条黑色的小蛇！

那小蛇差不多有指头长，筷子粗细，漆黑漆黑的，从憋娃鼻子里出来后，直奔血水而去，却被少年按住了，丢进了那个竹筒里。

少年塞上竹筒，才松了一口气，淡淡地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大伙儿才跑过去，看见憋娃虽然鼻孔往外呼呼地流血，不过呼吸均匀，眼皮颤动，显然已经没事了。

村长咳嗽一声，先感谢了少年，又悄声问他那蛇是怎么回事。

少年还是淡淡地说：“不用谢我，这事情多少也跟我有一些关系，所以顺手处理了。那条小蛇，是被人种的憋宝，现在没问题了，不过会折一些寿。”

少年话里带话，显得大有深意，什么憋宝之类的，村长更是听不懂。可是不管他如何询问，少年都充耳不闻，只是坐在黄河滩上，看着苍茫的大水发呆。

最后，少年让村长在河滩上挂上一盏红灯笼，说他晚上要下水斩杀一个水怪，夜里太黑，有了灯笼，他就知道方向了。

村长有些吃惊，这里可是黄河古水道，虽然现在大旱，可这底下却是个深潭，并没降低多少水位，而且这下面密密麻麻的，全是沉船、山洞、乱石，地形复杂，人一下去，就迷糊了，上都上不来！

况且，这黄河自古不夜渡，就算是有天大的急事，都要等到天亮过去，这小少

年竟然想晚上下水，他是疯了吗？

但是少年却根本不理他，只是在最后对他说，如果后面有人找你的麻烦，就说我是金门的，在罗刹城里等他。

村长更加吃惊了，他一个守法良民，怎么还会有人找他的麻烦？

那金门和罗刹城又是什么？

那个少年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对他说了一句话。

说完这句话，他又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开口。

但是那句话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他并没有听清楚。

他只模模糊糊听到了几句“罗刹城”“二十年后”，那句话就被风吹散在河滩上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村长就一口气跑到黄河滩上，发现灯笼早已经熄灭了，灯笼上用鲜血写了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：金子鸣。

少年走后第三天，天还没亮，村长就被一阵紧急的砸门声给惊醒了。

披着大衣，出来一看，发现气急败坏砸门的人是镇长，镇长后面还跟着县长、书记，以及一些他不认识的人。

不过，所有人都讨好地围在一个人身边，那个人穿着一身军装，没有肩章，看起来很威严，像是部队首长。

在他身后，是几辆东风大卡车，卡车上笔直地站着一队队的士兵，荷枪实弹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看到这个阵势，村长身上的冷汗都下来了，以为是什么特大政治犯跑到他们村子里了，开口想说点儿什么，又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
部队首长挥了挥手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。

他问村长：“那只巨鼃呢？”

“巨鼃？啥巨鼃？”村长听不懂。

旁边的镇长急得直跺脚：“咳，就是那只大王八！我当时让你看好的！你给看哪儿去啦？！”

村长身上的冷汗一下子下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只大王八……还，在那儿啊！”

首长没说什么，只是让他带路，大家一起来到了黄河滩上，远远看去，黄河滩上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泥坑，坑里渗满了水，哪有什么巨龟？

村长再也绷不住了，跳着脚直骂：“驴日的，我让他们死也要看好大王八！王八犊子的，那些人呢？！”

没有人说话，大家用一种古怪的表情看着他。

首长指着黄河滩一角，淡淡地说：“是不是他们？”

村长一愣，走过去看了看，发现那个黄河滩上，竟然跪着几个人，头朝下，屁股朝上，看起来非常怪异。

村长也吓了一跳，他壮了壮胆，过去扒拉了一下他们，却发现他们身体僵硬，早已经死去多时了。

那几个人的姿势非常怪异，像是拼命想把身体塞在石缝里，身体已经扭曲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。清晨的薄雾顺着黄河滩缓缓飘了过来，雾气弥漫，人影斑驳，看起来古怪又狰狞。

村长吓得后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扯着嗓子吼起来：“死……死人啦！他们死啦！死啦！”

旁边立着许多人，却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一时间都僵在了那里。

首长没说话，他背着手，站在黄河滩上，看着远处茫茫的黄河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过了好久，他终于缓缓开口了：“这几天，有没有外人来过这里？”

村长先是使劲摇了摇头，后来想起那个白衣少年，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

首长的目光像刀子一般刺在他眼里，低喝一声：“说！”

老村长哪敢隐瞒，当下竹筒倒豆子一般，将那个少年如何神秘出现，又如何神秘消失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
他诅咒发誓，说当时好多人都在，大家都可以做证，那个立在河滩上的红灯笼都没有收回去呢！

部队首长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声：“果然还是晚了他们一步。”

接着，他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个灯笼呢？”

村长才反应过来，首长问的是少年留下字迹的红灯笼，赶紧带他过去，那是一盏普普通通的红灯笼，挂在一根小竹竿上，在风中轻轻摇晃着。

没想到，看到灯笼上的名字，那个人的眼睛却猛然眯成了一条缝，身体一下子绷紧了，像一条随时准备出击的毒蛇：“是他！”

他目光如炬，逼问着村长：“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？！”

村长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倒是说了……要是有人……有人找我的麻烦，就说，他来自金门，在，在罗刹城里等他。”

首长问他：“罗刹城？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这个问题，村长就不知道了。

好在一直跟在身后的镇长知道，他说：“罗刹城，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传说……

其实就是封建迷信！这罗刹城，就是鬼城！据说是死在黄河里的鬼魂，在黄河底下秘密建造的大城，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。

“当然了，这个都是封建迷信的说法，我当然是不信的！不过，这只大王八挖出来后，就有人传谣言，说这只巨龟是给罗刹城看城门的，被我们挖出来了，阴兵就要从罗刹城里出来了……看见活人就收……”

部队首长点点头，抬起手，阻止了他后面的话。

接着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做了一个手势，转过了身。

几乎在同一瞬间，他身后跟着的几十个士兵，猛地转过身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跟着他走了出去。

那几十个铁血军人，同时迈腿，同时转身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虽然人不多，却营造出了一种铁血狼烟的感觉。

镇长、县长他们，紧跟在部队首长身后走了，只剩下村长自己孤零零地呆在河滩上，张着嘴，看着那几个怪异的死人，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大坑，看着白茫茫的黄河水，一时间怔在了那里。

过了好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抬起头，看见太阳缓缓冒出了头，朝霞落在干涸的河床上，像是黄河裂开了一道伤口，往外冒着血水。

他心里突然有些恍惚，那个像房子那么大的巨龟，那个神秘的白衣少年，还有那个罗刹之城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很快，那几具尸体就被人抬走了，事情也被弹压了下去，只是模糊地给了一个说法，追认他们为工伤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那年头就这样，政治高于一切，死个把人实在算不得什么，这件事情也很快就被淡忘了。

很快，持续的干旱过去了，乌峡镇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，黄河水咆哮着，嘶叫着，灌满了整个河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在这个黄河边上的小镇，竟然发生过那么诡异的一幕。

但是，还有人没有忘记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年轻村长变成了老村长，老村长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的夏天，那个神秘的白衣少年，诡异的憋宝术，以及白衣少年最后留下的那句话。

二十年后…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

第一章 玄武人尸棺

一晃，二十年过去了。

这个故事里的憨娃，就是我，当年的我，稀里糊涂掉到了黄河里，又稀里糊涂被人给救了上来，根本就不知道害怕，在床上躺了半天，就又光着脚下地，到处疯玩了。

后来，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那天的事情，也才知道当年有那么一个少年出手不凡，还从我鼻子里弄出一条小蛇来。

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遮遮掩掩的，后来就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，至于说我折寿那段，更是被我母亲反复唾弃，认为那鸡娃子大的一个小屁孩，懂个狗屁！就我这身板，硬得很，随便使使劲儿，一气活到八十岁准没问题！

不过，那巨龟到底是如何失踪的，究竟和那个白衣少年有没有关系，那罗刹之城又是怎么回事，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知道了。

我只是从母亲口里断断续续得知，那头巨龟失踪了之后，镇子里好多人都被带走了，当然也包括我父亲，被审查了大概一年，才被放出来。

被放出来的人说，所谓的审查，其实就是翻来覆去问他们几个问题：那头巨龟到底是谁放走的？那个白衣少年又是谁？罗刹城又是怎么回事？

大家被审问来审问去，才想起那天杀的罗刹城是怎么回事，那是王大仙传出来的，但是政府去王大仙那边拿人时，才发现他自从上次离开后，就没有回来过。

后来，有人就言之凿凿地说，他当时亲眼看了那巨龟，它身上布满了花纹，并不是天然长成的，而是被人雕刻上去的，全都是一个一个的古字，那其实就是预言，写了中国要发生的各种大事。

王大仙那个驴入的，当年围着那老王八看了半天，看懂了那些预言，知道马上要改革开放了，所以提前去了深圳，在那边发了大财，住上了洋房，还包了几个

二奶！

也有人说，那驴人的王大仙根本就是扯谎，那老王八根本不是瑞兽，而是凶兽，因为那一年，在东北还下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，掉下来了三块硕大无比的陨石，连续去世了三位伟人！

但是那巨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白衣少年又是什么身份，那罗刹之城又是哪里，却始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

父亲审查回来后，继续当他的村长，原来的镇长却被革职查办了，当时给安了一个什么罪名，我也忘记了。

从那以后，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，很少说话，每次喝多了酒后，就喜欢去黄河滩上坐着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

但是不管他喝得再醉，我再怎么旁敲侧击地问他，他都没有说过当年发生的事情。

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，我也一天天地长大，本以为，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，像是黄河中一朵跃起的浪花，翻不出什么花样来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切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

也是因为童年的遭遇，让我对中国各大水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后来考取了北京一所大学，念水利专业。开始还挺认真，整天听课做笔记，后来才知道，所谓专业成绩，其实就是个屁，还不如在大学里拉拉关系，多送点儿礼管用。

我当时念的学校还不错，这个专业还挺抢手，一般学校都能分配到全国各地的水利局，差一点儿的，就去水利站。

不过具体去哪儿，就得看跟学校的关系了。关系到位，就给你个留京名额，工作、户口全都解决掉；关系不好，搞不好就发配你去边疆戍边，搞个红旗渠啥的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
我当年成绩虽然不错，但人也还不傻，也经人指点，趁着天黑，拎了一网兜烟酒去系主任那儿送礼。结果刚到 he 宿舍，就听见屋里有女人喊救命，撞开门一看，系主任光着上身，正在撕扯我们班一个女生的衣服，哥们当时年少气盛，拎起酒瓶，上去就给他脑袋开了瓢。

那衣冠禽兽捂着脑袋，连声说没事，没事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！又拉着我的手，跟我反复保证，说我毕业分配的事情就交给他了，绝对给我办得妥妥的，只要我对今天的事情装作没看见！

结果，真到了毕业时，这孙子却大笔一挥，果断把我下放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旁的一个水利站。

他跟我反复保证，这工作不仅轻松，还能体验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，尤其是当

地的朝鲜族姑娘，不仅貌美如花，而且热情奔放，这是组织上对我的极大照顾啊！

我当时还挺高兴，想着这老小子还算是多少有点儿良心，乌苏里江那边我虽然没去过，但是从地图上看看就知道，有山有水，这山水好的地方，指定出美女，像重庆、成都、大连，不都是这样嘛！

等我到了那儿，得想办法整杆猎枪，养条猎狗，没事喝喝小酒、钓个鱼、打个猎啥的，再找个白皙漂亮的朝鲜族姑娘，每天吃点儿石锅拌饭，喝点儿啤酒，那生活可就齐天喽！

很多年以后，我经历了无数的凶险，再回想起这一段，也是诸多感慨。

有时候想想，自己当年要不是年少气盛，被发配到边疆，而是去了一个小县城，在水利局里喝喝茶，看看报纸，那会不会又有一段新的人生了？

不过，生活毕竟不是故事，你没办法选择剧本，只能扎扎实实地过。

好容易熬到了毕业，我匆匆办完手续，就扛着行李，坐上了北上的火车。

那地方很偏僻，叫共和岭，是黑龙江双鸭山市下辖的一个小镇，要去那儿，得先坐火车到哈尔滨，再转车到双鸭山，再换乘客车到县城，最后还得搭老乡的毛驴车，这样差不多折腾了三四天，总算到了地方。

下了毛驴车，我揉揉眼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朝着周围看了看，周围都是大青山，远处是一条大江，周围大片大片的荒地上，漫山遍野都是向日葵，金灿灿的，远处孤零零矗立着几间小木屋，一条小街，一个小杂货店，一所小学。

我当时就傻眼了，这里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荒地，啥玩意儿都没有，那富得流油的黑土地呢？那些貌美如花、热情似火的朝鲜族姑娘呢？

没容我想太多，水利站的领导就过来迎接我了，紧紧握着我的双手，连声说辛苦啦，辛苦啦，俺们全乡人民都热情欢迎北京下来的大专家啊！

我赶紧谦虚几句，那边赶紧让人提着我的行李，接着带我去了当地的政府招待所，其实就是个小饭馆，给我弄了一张大煎饼，卷了大葱，蘸着大酱，又整了一海碗白酒。

喝了半碗酒，我就彻底蒙了，开始胡吹起来，最后拍着胸脯跟毛主席保证，我董小白保证一辈子待在这儿，支援边疆建设，支援咱们黑土地黄棉袄的亲人们！

上午喝多了，迷迷糊糊被人送回招待所，再醒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地和荒凉的小镇，想着自己大把大把的青春就要葬送在这里，肠子都悔青了。

晕乎乎地坐起身，我嘬着牙花子，想着等老子回到北京，第一件事就是狠揍那个狗日的系主任一顿！哦，不，老子要先将他的丑事公之于众，再他娘的狠揍他一顿！

第二天，局长专门从县里赶过来，给我交代了工作。

局长姓高，是个转业军人，在部队待了十几年，说话、做事都很爽快，典型的军人作风。

他说：“小白呀，咱们水利站还没有站长，所以这个水利站，就全部交给你啦！咱们水利站嘛，主要就是要保证农业灌溉用水，保证水库用水，其他的，其他的那就没有啦！”

“说起咱们水利站嘛，也是有过光辉的革命历史的！这个，这个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毛主席号召大家，广修水库，早涝保收，大家大干特干，炸平了几座山，整了几个水库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成绩！”

“咱们这个工作嘛，从前呢，可不轻松，要日夜巡逻，夏天防止河对岸的苏修在水里投毒，冬天要防止有人踏着冰河投敌，相当于军政两手抓！现在嘛，就轻松多了，主要就是要保证咱们屯子的吃水问题！”

他最后严肃地说：“董小白同志，你能不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你的艰巨任务？！”

我立马两腿一收，收腹挺胸，啪地敬了个礼，朗声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他满意地点点头，又交代了几句，开始走出门去，最后又跟我强调：“那个，小白同志，晚上最好不要去江边，尤其是黑瞎子岛那边！对，水利站有把猎枪，白天去江边的时候，就背上，有备无患嘛！”

我有些好奇，为啥晚上不能去江边？他眼神有些闪烁，不自然地说，江边风大，晚上着了风，容易感冒伤风嘛。咱们这疙瘩，不比北京，缺医少药的，要是真病了，那岂不是麻烦啦！

我又问他，那去江边为啥要带枪？他就看看表，说县里还有个会，他得赶紧走了，让我有事情给他打电话。“小白同志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！记住哈，晚上千万别去江边，这可是政治任务！”

虽然我不明白晚上去江边跟政治有啥关系，但是看着他严肃的样子，我也认真地点了点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我们这个镇子，地广人稀，我每天的工作，就是去转一圈，检查检查水渠，倒也轻松，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背着那杆猎枪，到处转悠转悠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猎物好打。

后来才发现，这里人也不傻，挖药材的挖药材，卖山货的卖山货，早就不是“棒打孢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那个北大荒的时代了。

不过我们在中俄边境，挨着大江，旁边又是原始森林，大家还都过着传统的生